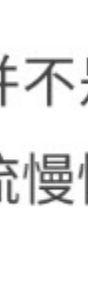





周末问答16·司马光意识不到社会结构变化吗？

熊逸讲透资治通鉴²（年度日更） [进入课程>](#)

10-02



周末问答16·司马光意识…
10:22 14.26 MB



转述师：金北平

你好，欢迎来到《熊逸讲透资治通鉴2》，这里是周末问答时间。

问答

迎春：

古代建都城通常会选在靠近河流的位置，交通便利。燕国的上下都都在河边。北京城慢慢怎么就偏离了河流，建在内陆了呢？

并不是北京城慢慢偏离了河流，而是河流慢慢抛弃了北京城。

北京原本是个多水的城市，河道纵横，水系发达，大小湖泊一个挨着一个，有点像魏惠王时代的大梁。北京有个海淀区，我们只看“海淀”两个字，就能想象这里应该是个白洋淀一样的地方，到处都是水，可以划着小船在荷花荡里荡漾。

这样一讲，今天的海淀人民一定莫名其妙，因为当地已经看不到多少水了，大片的水面大概只有颐和园的昆明湖和圆明园的福海，而福海还是近二三十年才打理出来的人工湖。

但原先的海淀区真的是一片海淀，我们只看一个地名：北京大学里边有个地方叫勺园，这并不是新中国以后新取的名字，而是明代书画家米万钟修建的私家花园，“勺园”的意思就是“取海淀之一勺”。再翻译一下就是：海淀是一片汪洋，勺园只是这汪洋中的一勺水。但是，在今天的北大勺园，就只有楼，看不到这一勺水了。

米家园林还有湛园和漫园，“湛”和“漫”都是三点水旁，看得出应该也是以水景取胜的。

当年在海淀的水泽中回望北京城，大概会像阮籍在公元3世纪的蓬（páng）池回望大梁城一样吧：

“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咏怀》之二十）

几经沧海桑田之变，今天的我们就只能借桑田来想象沧海了。

问答

伯牙琴：

熊老师，请问像司马光或者二程、朱熹这些学者，他们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孔子的生活时代，在君臣关系、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上都有所不同了？

能不能意识到孔孟的观点并不能用来直接指导他们所面对的问题，用先人的办法和观点干类似于刻舟求剑。按照他们的聪明才智，应该不会注意到周朝的封建等级制度，和自己所处的皇权社会有很大不同？

社会结构的变化，是知识精英们早就意识到的。

意识到了之后，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应对思路。

有一种声音认为：社会结构确实变了，但这没关系，我们只要按照孔子指引的方向，把社会结构恢复到礼崩乐坏之前的样子就可以了。具体来说，就是废除郡县制，恢复宗法封建制，这才是正统华夏文明唯一该走的复兴之路。

这个道理最容易理解，采取还原论的视角，把社会看作一架机器，机器年久失修了，四分五裂了，有些零件不是坏了就是找不到了，但机器也不是完全不能用，只是一直凑合着，小车不倒只管推。那么解决方案必然只有一个，就是按照原始图纸做维修，恢复原状。

这种呼声在历史上经久不衰，所以也没少引来反驳。

反方观点也很好理解，无非是说不管以前的社会结构更好还是现代的社会结构更好，既然已经变了，就回不去了，好比一个可爱的小孩子长成了一个300斤的油腻大叔，亲妈看了都恨不得回炉再造，太想让他变回从前那个可爱的小孩子了。

但无论愿望有多强，遗憾有多重，也只能认命了，然后基于既成事实，给这位油腻大叔制定一个减肥计划，争取能让他从油腻大叔变成偶像大叔。而这个减肥计划到底应该怎么制定，怎么操作，孔子的药方并没有过时，里边相当多的内容都很有必要拿来应用。有些已经过时了的，或者看不懂的，那就得改。司马光和朱熹其实就是这个路数。

还原派和对手的争论，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返老还童派和减肥健身派之争。

还有一派最有意思，开山鼻祖是“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运用一套奇妙的话术把全部宇宙解释成一个大家庭，家族伦理也就可以重新应用在全世界了。张载的核心命题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后来被简称为“民胞物与”。（详细内容可以温习《熊逸书院》的一篇内容：“《西铭》：想象的宗法共同体”（41-3）。）

如果你觉得这种说法荒唐得不像真的，不可能有人接受，那你不妨想想今天被我们普遍接受的“炎黄子孙”这个命题。既然在现代的法制社会里，国家公民都不难产生对炎黄子孙的身份认同，也并不妨碍本该是血浓于水的炎黄子孙张三和同为炎黄子孙的李四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对簿公堂，那么在古代儒家背景的社会里，接受“民胞物与”的概念也就并非无法想象了。

我们在论证问题，撰述文字的时候，会特别注意保持逻辑一贯性，而其实在活泼泼的日常生活里，人类从来不会保持逻辑一贯性，而总会是此一时彼一时，见招拆招。

问答

戚志光：

楚怀王这个人，爱冲动，贪便宜，耳根子还软，没个准主意，典型的败家子，真不是当领导的料。秦国就出过楚怀王这样的君主吗？在上百年的时间里，秦国要是出两个这样的国君，是否也会断送秦国的统一大业呢？

秦国出过一个秦武王，好勇斗狠，谁都拦不住，如果他不是把自己过早玩死的话，不好说能把秦国祸害到什么样。但秦武王的“好处”是，个人偏好和国家走势基本一致，所以，就算闯了什么祸，至多也就是损兵折将丢地盘这一类，不至于伤害到秦国的基本国策。如果秦国真的出了一两个楚怀王这样的国君，确实有可能断送秦国的统一大业。

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各有各的优缺点。今天西方社会的共识是：现代民主制度是一个很糟糕的制度，但之所以小车不倒只管推，只因为还没发现更好的替代品。

现代民主制度到底糟糕在哪儿呢？实在一言难尽，但在所有糟糕当中最糟糕的一点，应该就是效率低下了。与之相反，集权制虽然也有各种糟糕，但最出彩的一点就是效率奇高。皇帝只要一声令下，科层制的官僚机构就会迅速运转起来，如臂使指，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完成全国总动员。

如果人心不齐，有人出工不出力怎么办呢？

也好办，只要看看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就知道了，统治者并不难让全国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这种超高效率的政治体制就像一把利剑，如果交给独孤求败来用，只会加深他的寂寞，打遍天下无敌手，但如果交在一个小孩子的手里，稍不小心就会伤到他自己。王朝子孙相传，只要时间足够长，必定出现不肖子孙，然后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好一番地动山摇。

问答

花果山的航哥：

当大家都把“不器”当成读书人的崇高价值观，从而形成了都想做管理者的风气该怎么办，脚踏实地的事儿谁来干呢？

第1季讲过，脚踏实地的事儿，基本交给胥吏去干。（S1-038）

不过从道家哲学的角度来看，做管理的话，越是脚踏实地，越是容易事与愿违，反而不如翘起脚来，任凭万类霜天竞自由。这也正是亚当·斯密所呼唤的守夜人型的政府，诺齐克所主张的最低限度的政府，哈耶克所表彰的自发秩序。当然，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绝大多数的胥吏其实也是多余的。

儒家立场上的“君子不器”，深究起来的话，其实也有“器”的一面。这是因为君子都是领主，领主虽然不可能同时也是职业木匠、职业农民、职业铁匠，但必须是职业武士，天职就是给领地内的所有人提供武装保护。而领地里的所有人之所以供养领主，并不是被迫养蛀虫，而是相当于交保护费。

也就是说，给领地内的居民提供武装保护，这才是领主获得收入的正当性依据。只不过久而久之，武装保护变成了一个不言而喻的默认值，不被当成“器”来看待，这才有了“君子不器”的说法。

感谢这四位同学的好问题，我们下周再见。

划重点 [添加到笔记](#)

- 1、北京原本是个多水城市，后河流改道，水资源才日渐枯竭。
- 2、社会结构的变化，古代知识精英早就意识到了，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应对思路，有还原派和改良派之争。
- 3、古代效率超高的集权政治如同双刃剑，既可能打败天下无敌手，也可能伤到自己。
- 4、儒家的“君子不器”也有“器”的一面，道家认为管理之道在于“不管”。

#跟着熊大读《资治通鉴》

我们为这门课配套了一个知识城邦学习话题，欢迎你记录学习收获，和其他同学互相交流，一起完成这场马拉松学习。课程老师@熊逸、主编@李倩也会不定期出现在讨论区哟~

[戳此参与讨论>](#)

熊逸讲透资治通鉴²
来，带你跑个中国历史马拉松
版权归回到App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前一篇

后一篇 →

赞赏

1人已赞赏

如此好文章，快分享给需要的朋友吧！

 微信

 朋友圈

用户留言

[默认](#) [最新](#) [只看作者回复](#)

 乐趣 10月2日 [+关注](#)

水是生命之源。古代人喜欢依水聚居，依水建城，主要原因为了方便取水和农业灌溉。历史上的古老文明，都是发源于比较大型的水流区域。比如古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古巴比伦的两河流域，古印度的印度河流域，古中国的黄河流域。历史上有很多国家也是依水而建。如德国和多瑙河，法国和塞纳河，俄罗斯和伏尔加河等。

在古代凿井取水还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即使至今，在现在施工技术条件下，打一口井的花费仍然惊人。所以古人依水而居，依水建城也就不奇怪了。有的河流还能成为城防的天然屏障。

社会结构的变化与生物体进化相似，走回头路开倒车，如果发生了也不会长久。稳定会因为文明进步与社会结构的不对称性而被打破，需要的只是时间。即便没有外来的破坏力或入侵。

#跟着熊大读《资治通鉴》

👍 5

🗨️ 3

👤 235

📤 分享